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後三國石珠演義 第二十八回 洛陽城太宰興兵

卻說弘祖得汜水關，留下姚仲弢看守，隨起大軍往前進發。行了多日，看看來到洛陽界口，即令紮下大營，候稽德到來，一同攻城。按下一頭，再說一處。且說稽德自那日領了糧餉，辭別趙王，即時點起雄兵十萬，猛將一十二員，也將兵馬分作三隊：第一隊是呼延晏、桐凌霄、聞人彥、沮渠蒙遜；中隊是稽德、袁玉鑾、陸鬆庵、石宏；第三隊烏桓、李嵩、崔賓佐、拓跋珪。一路上劍戟如林，旌旗飄閃，所過地方秋毫無犯。逢山乘馬，遇水登舟。行了多時，來到一個所在，卻是一條大河，地名叫做通天河。眾人舉目一看，並無舟只往來，稽德便令軍士疊橋過渡。眾軍聽說，一齊動手搬運石塊。

正欲砌橋。只見河中起一陣怪風，將亂石吹起，望著軍士沒頭沒腦的打將過來波瀾妙絕。眾人吃了一驚，正不知是甚麼緣故？隨後又是一陣黑風，河當中捲起一個人來，身上穿一件紅不紅、白不白的戰袍，頭上戴一頂三尖帽子，手執兩把尖刀，惡狠狠的向眾人亂砍將來。眾人抵敵不住，奔走回來，稟知稽德。稽德說道：「這又奇了！從河內跳出來的，定然是個水怪，誰人敢去擒他？」

只見桐凌霄與呼延晏二人出位說道：「我二人願去拿他。」稽德依允。二人隨即結束了，各持兵器，跨上坐騎，來至河口。只見那個怪物在那裡尋人廝殺，二將一見，不勝大怒，即持兵器殺近前來，喝罵道：「你是甚麼妖怪？如此無禮？」那怪更不答話，提了雙刀，只管殺來，並無一些懼怯。戰了多時，那怪力怯，即便跳入河內，死也不出來了。及到那眾軍搭橋，他卻在河中萬千作橫，弄得眾人沒法，一齊回見稽德，備細告訴一遍。稽德道：「若是如此，怎生過得此河？」

正欲尋思計策，陸鬆庵道：「等我出去見一陣看。」稽德未及回答，只見司徒袁玉鑾慢慢地走將出來，說道：「不須右丞相去得，我有一計在此。」稽德與鬆庵便問：「有何計策？」玉鑾笑著說道：「我前番因責犒賞至劉元帥處，值他正與司馬覲交兵，有一郝魚十分勇猛，眾將正難伏他，被我識破玄虛，將他放伏，那知卻是一個老大的黑魚，至今帶在軍中。不若放他出來，擒那怪物，以水怪而伏水怪，豈有不勝之理。」稽德聽罷，甚是歡喜。

玉鑾使將黑魚取出，隨將法水一噴，將他頭上鎮符揭去。只見那黑魚將頭搖了幾搖，登時變作一員大將，手持狼牙棍，跳上烏騾馬，且是威風凜凜，竟望河口殺奔而來。那怪看見是他一流之物，即時抖擻神威，殺上前來。兩個在河口一來一往，戰了多時。那怪刀法看看散亂，卻被黑魚看得清切，一狼牙棍打倒在地，原來卻是一隻大蝦。那黑魚既打死了蝦精，他便復了本形，跳入河內，躍了幾躍，登時化作黑龍，騰空而去。有詩為證：

黑魚躍入河津，遍體鱗鱗錦色新。
捲起波中千汲浪，一聲雷震化龍形。

當下眾人見黑魚化龍飛去，急走回來報知稽德。稽德與玉鑾俱各驚訝。隨令眾軍作速疊橋，不上幾個時辰，橋已搭就，大軍一齊渡河。一路上登山渡水，夜住曉行，不一日已到了洛陽界口。卻不曉得弘祖兵馬屯於何處？正欲差人探聽，只見前面一個將官身騎快馬，飛奔而來，見了稽德，慌忙下馬，拜於地下，說道：「小將奉劉元帥之令，在此等候多時。」稽德抬頭一看，卻是巡哨游擊王濬，便喜動顏色問道：「劉元帥到此有幾時了？見今兵馬屯於何處？」王濬回道：「到此已有半月，今在五里鬆紮下大營，專等軍師兵到，一同商議攻城。」稽德聽罷，就令王濬引導，招動兵馬，同入大寨。王濬把馬加上幾鞭，先入營中通報弘祖。

弘祖隨即同了有方，並一班新舊將佐，遠遠來迎。接入大寨，各各見禮已畢，稽德又向弘祖說道：「一別數年，元帥丰神比前更加光彩。聞知夫人乃當今英傑，不知可得拜見否？」弘祖道：「山妻理該拜見軍師。」隨即吩咐左右，後營接夫人出來。不一時，夢月出來見過眾將，隨拜父親。烏桓用手扶起，父女相見，不勝歡喜。夢月隨即邀了鬆庵與玉鑾，同入後營排筵款待。弘祖卻在外營設下盛宴，與稽德接風。有詩為證：

錦帳開佳宴，笙歌對玉樽。
今朝來會面，無數慰離情。

飲酒中間，各人又訴了些征戰的事情。弘祖又問稽德道：「軍師路上有何耽擱？直至今日方到。」稽德便將行至通天河，遇著蝦精，不能前進，後得郝魚收伏及化龍飛去之事，對眾人細細說了一遍。弘祖拍手笑道：「袁司徒前日原說日後倘有用他之處，所以帶回晉陽，今日果然又乾此功，豈非先見之明。」大家說說笑笑，直至更盡方才散去。稽德就與有方同榻而宿。

次日起來，商議攻城。先令石季龍引兵一枝前去探看，石季龍得令，即時結束齊整，點兵出營。原來其時懷帝已歿，朝中另立新君，乃吳王司馬晏之子，武帝之孫，諱鄴字彥旗，登了大位，號為愍帝。這日正是早朝，眾官拜舞已畢，只見奏事官奏稱：「陝州已失，賊兵長驅而來，破了汜水關，今已來到洛陽，勢甚危急，乞陛下調兵應敵。」愍帝見奏，就問兩班文武：「誰敢引兵前去退敵？」百官尚未回奏，早見太宰司馬越出班俯伏說道：「臣雖不才，願與陛下分憂。」愍帝見奏，十分大喜。即時傳旨，撥御林軍三萬，令太宰即日出征。

太宰越久有積心要掌兵權，今見愍帝依他所奏，私心歡喜。出了朝門，竟至教場點起御林軍，就令祁弘、王智為左右先鋒，自己披掛端正，上馬出城。抬頭一望，只見前面征塵去處，無數兵馬殺近前來，當先一面紅旗，旗上大書「前軍大元帥石」六個大字，旗下一個少年戰將，且生得儀容俊雅。司馬越看見，便將軍馬排開，令祁弘出戰。祁弘得令，拍馬舞刀，向前大喝道：「逆賊何名，緊逼禁城，意欲何為？」石季龍厲聲答道：「我乃趙國前軍大元帥石季龍便是。你是何人，敢來拒敵？」祁弘不再答，舉刀劈面砍來。石季龍將蛇矛輕輕隔過，兩人大戰五十餘合，不分勝負。祁弘心生一計，拍馬便回。石季龍不知，隨後來追，看看趕上，馬尾相連，祁弘回頭一看，心中甚喜，即把大刀暗暗放下，取出一張硬弓，搭上鐵箭，望著石季龍心窩射來。石季龍看見，將身一閃，不期射中左臂，負痛勒馬便走。司馬越驅動大兵掩殺過來，石季龍只得放馬落荒而走。正是：

鳳落荒坡，脫盡渾身錦羽；龍逢淺水，失卻領下之珠。呂虎忘腰下之刀，雷煥失匣中之劍。
追將來好似離弦之箭，避得去還同漏網之魚。可憐戰能徵將，暫作拋戈棄甲人。

說這石季龍負痛逃生，兵馬折傷無數。回到營中，喘息稍定。弘祖一見，便問出戰之事。石季龍道：「我領兵至城下，正遇著司馬越引兵出城，兩下即便交鋒，戰上數十餘合，未決勝負，卻被祁弘暗射一箭，正中左臂，以至大敗，折了無數兵馬，喪師之罪，惟元帥定奪。」弘祖道：「勝敗乃兵家之常，豈是石元帥之罪。且請將息，待我與兩位軍師商議。」石季龍隨入寢宮，自去調理。弘祖就請稽德、有方出來商議。不時二人出來，弘祖便將石季龍被祁弘射傷之事，細細說了一遍。有方道：「也不必用甚奇法，止消多令幾員猛將對陣，自無不勝。」弘祖深以為然。到了次日，就令慕容廆、呼延晏、赫連勃勃、蒲洪引兵三萬，竟望城下殺來。

且說那司馬越殺敗了石季龍，自以為得志，隨即寫下捷書，飛奏愍帝。愍帝大喜，即賜金花表札，以旌其勇。這日又聞得趙兵在城外叫戰，即時結束端正，引著御林軍殺出城來。兩軍相見，各不打話，排成陣勢，放馬相徵。趙兵中早撞出一匹白文狸，一員大將手執雙金鋼，雄糾糾的殺將過來。祁弘隨舉大刀來鬥，一往一來，戰了二十餘合。那祁弘刀法更精，全沒一些兒散亂，兩下又鬥了百餘合。祁弘便舉大刀，竟望慕容廆砍來。慕容廆將身一閃，不想用力太猛，跌下馬來，幸虧蒲洪手快，將慕容廆扶上坐騎。那邊祁弘拍馬來追，卻得呼延晏接住，各舉兵器，戰了多時，被呼延晏一鞭打中左肩，斜在馬上；正待逃生，卻被蒲洪趕上，復了一刀，眼見得祁弘不能活了。正是：

可憐威猛將，碧血染黃沙。

晉兵隊裡早已奔出一將，乃是右先鋒王智，躍馬提槍，殺近前來。那邊赫連勃勃即舉兵器相迎。力戰多時，赫連勃勃勒馬而走，王智縱馬來追，不提防呼延晏從側裡一鞭打來，王智避閃不及，打中面門，落馬而死。那邊司馬越看見，不勝大怒，舞動宣花斧直殺過來，喝罵道：「無知賊奴，怎連殺吾大將！」呼延晏更不答話，接上就鬥。慕容廆與赫連勃勃雙馬並出，兩下混殺多時，司馬越看看力怯，支架不來，放馬便走。四將並力來追，被慕容廆看清，一鎗打中腦蓋，頓時死於馬下。正是：

生前徒用千般計，一旦無常萬事休。

司馬越既被慕容廆打死，御林軍盡被殺傷。有逃得性命的，都自散去。四將得勝回營，見了弘祖，各訴功績，弘祖便叫取功勞簿注寫明白，隨起大軍逼城下寨。

守城官看見，即時飛奏愍帝。愍帝大驚，即問兩班文武：「誰人與朕分憂，誰人與朕出力？」只見眾臣面面相覷，並無一個則聲。愍帝看了這個光景，殊覺不悅。只見班中閃出一位大臣俯伏於地。